

紅樓夢新證

一

周汝昌著

上海三聯書店



紅樓夢新證

一

周汝昌著

上海古籍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新证 / 周汝昌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4

ISBN 978-7-5426-2786-5

I.红... II.周... III.《红楼梦》研究 IV.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8817号

红楼梦新证

作 者/周汝昌

书名题字/沈尹默

责任编辑/戴 俊

装帧设计/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96千字

印 张/41.25

ISBN 978-7-5426-2786-5/G · 911

定 价: 100.00元

ISBN 978-7-5426-2786-5



9 787542 627865 >

影印述怀

评论界把《红楼梦新证》定位为我的处女作兼成名作，前者属实，后者滋愧。

回顾本书成稿，启端于一九四七年之秋，主体写于一九四八年一年。此时我只是一名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西语系的「大二」学生。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详校《庚辰》《戚序》二本，加上同年借得胡适先生的《甲戌本》，撰论文题曰《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发表于《燕京学报》，时已一九五零年。因此文问世实在《新证》出版之前，影响极大，彼时即引发了「校本」「辑评」的新风气。及《新证》印行，已是一九五三年的九月了，至十二月已连印三版。

今日回顾，已历六十年之久，旧书难遇，需者渐多，而不可得者还大有人在，向我求索而无计可施。今岁我已年达九旬，于是与热情出版者合作出版此影印本，以为纪念，以供所需。因是拍照影印，故绝无一字改动，纯属原貌，因考

红楼梦新证

虑到影印时清晰度宜有所增加，故将字号略为扩大，开本相应变化，研究者可根据以评论。这也是一件不无用处之出版史迹。

《新证》一书虽问世已久，但即在昔年自己也并不惬意。追忆当时因接受成都华西大学电聘，匆匆离开燕园而入蜀执教，此书稿遂致因陋就简，交付友人在沪发表，在这一点上严格来讲，此书实乃一部「半成稿」，很多地方有待深入研求。如《辽阳俘虏》一节，即有疏误：彼时不明「辽阳」一词在明清时代本有相当于「辽东」地区的广义一义，而非只指今之辽阳市一地。昔年知识浅陋，遂成误说，亟应改正（曹氏被后金俘虏时，实居于沈阳卫之铁岭）。其余不及多赘，敬请读者鉴谅，幸甚幸甚。

戊子仲春二月二十日之夜

周汝昌记于正红轩



紅樓夢人物想像圖

蕭重華作

關於紅樓夢的幾點理解

王耳

——周著：紅樓夢新證代序

紅樓夢是曹雪芹依據自己的生活感受，通過高度的藝術手腕，所唱出的封建貴族階級走向滅亡的輓歌。曹雪芹在一定的程度上對於他的時代，還保有某種感傷的氣息——依戀和徘徊。因此，從他這部作品的世界觀看，不可避免地流露着若干對垂死階級的悲憫情致。但是，在方法論上，無容置疑地，作者身上所滿蘊的現實主義得到了偉大的勝利。這部不朽的著作不止是描寫了一個貴族之家走向敗壞的三代生活，抑且卓越地描繪出封建貴族階級的無恥和墮落，進而明顯地暗示了封建時代的必然消亡。

正有如一切偉大的文學經典在舊中國所遭受到的命運一樣，一般說來，紅樓夢在過去蒙受到「紅學家」們的曲解是驚人的。對於那些荒謬而空疏的理解，本文實無浪費紙筆爲之介紹的必要。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因此，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就不可能是離開時代社會而游離存在。要想研究或了解這部文學經典名著，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就必須從那個特定時代和那個特定社會關係的聯系中去着眼了。

這當然不是很簡單的工作，而周汝昌先生是辛勤地替這個有意義的工作，奠定了基礎。這篇小文，基本上是根據汝昌的新證為基礎，歸納出一點看法，以供讀者們參考。

第一個使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滿清皇朝獲得了統治寶座以後，第一代順治皇帝老爺是看破紅塵上了五台山，第二代的康熙大部份時間花在「勘」那些不服統治的明代遺民英雄的「亂」，到雍、乾之際，正該是全盛黃金時期，該是所謂河清海宴，頌德歌功纔是，怎麼單單在此時卻出現了一部紅樓夢呢？

從歷史看，乾隆朝不但是大清帝國盛衰的關鍵，它恐怕也還是整個封建社會由盛至衰的轉捩點。這樣說來，乾隆朝本就不是什麼「全盛」，而實在是死亡前的迴光返照，這一返照之後，再無更蘇之望，賸下的只是些微的淹留殘喘而已，歷史事實昭示給我們，這個巨大的總崩潰，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命運，其徵兆氣機，就被偉大的時代文學巨人所感孕了，「賈府」的整個敗落，也就象徵着這一巨大的總崩潰，紅樓夢之所以單單出於此時，絕不是偶然的事，曹雪芹筆下所熱愛的主人公是這個勢將崩潰的社會的逆子，他所悼惜的是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他所基本否定是那個時代的虛偽的道德。

其實滿清興亡的關鍵，若更深入地推究起來，其真正轉捩點卻還不在乾隆朝本身，而是在於它的上一代雍正，這當然是牽扯着多方面的複雜的內因與外緣的，我想只集中在—

件事情上，具體來說明它是如何地影響了清朝的政治，同時也就如何直接嚴重地影響了曹雪芹，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雍正奪嫡事件。

康熙爲了立嗣，很傷了腦筋，他的「太子」，立而廢，廢而立者再，始終不決，這就給了他其餘的「皇子」們野心覬覦的機會，明爭暗鬥，極爲熱烈。四子胤禩，人最能幹，專在他皇帝老子面前討好，而暗植實力，想奪取這個寶座。其他的胤禔、胤禛、胤禵等人爲一黨，乃成了胤禩的眼中釘。結果，胤禩因爲陰狠毒辣，實力又厚，終於用強硬手段達到目的，嗣位後即是雍正。這一來，不但他的爭嫡中的正身死敵們遭了大殃；瓜蔓株連，殘殺禁錮，也極盡苛酷慘忍之能事。他在施政上，多反他父親康熙之所爲，性既刻毒猜忌，羣臣覈棘，以致康熙後半期纔締造成功的「昇平」氣象一變而成混亂、恐怖、朝野惴惴的時代。總而言之，雍正的「登極」，等於是黑暗中的黑暗的來臨，在位十二年的時期，即是清朝統治中尤其黑暗的時期。直到十三年秋天乾隆即位，才又略反他父親所爲，企圖用些寬赦懷柔，來收拾人心，所以才又有了六十年的迴光返照。

這些情形，無庸多贅。至於這些事又是如何直接地影響了曹雪芹呢？我想應該分兩方面來看。

第一，這件政治大變動直接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全家和至親一黨的命運。據汝昌考證，

曹寅李煦（即書中史侯家），因和康熙有特殊的關係，極得親信，兩家在江南一帶，分別並輪流掌握着財賦要務有數十年之久。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兒子曹顥繼職，不久兒子又死，家門落得很慘，過繼侄子曹頤又繼職，全是康熙特為破格維護，這些人早不對雍正的眼，他一作皇帝，曹、李二家均失勢，後來在曹頤處查出過胤禩鑄而未明欲作何用的一對大銅獅子，於是不久丟職查問，李煦也因曾送給胤禩婢女事發而下獄。餘如作織造的胡鳳璽且全家吞金自盡，兩家在雍正時代之情形不問可知。這件大事在曹雪芹小說裏就也不無影響可尋：第十三回秦氏既死，賈珍選棺木皆不中意，薛蟠告訴他：

我們木店裏有一副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裏，也沒人出價敢買……

抬來看時：「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栴櫨，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噹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按此木即「水桂」清初筆記家有記載）。」獨獨賈政勸阻，說：「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在此句話旁，脂硯齋有批語，說：

政老有深意存焉。

「義忠親王老千歲」，即正是乾隆一代人稱呼胤禩一輩人的尊號，「壞了事」明指遭禍，無人

敢買，不宜享用，深意存焉，所有字裏行間，無不流露了這層諱莫如深的隱情，汝昌曾說這流露或是有意的。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卽了位，赦釋「政治犯」，酌量復爵的復爵，加恩的加恩，這班人纔死裏逃生，曹、李二家也恢復了小康局面，所以在當年大典之下，就有誥封曹宜的誥命（此命今尚存），紅樓夢所寫，卽是恢復小康後的局面，與曹寅盛日相去甚遠，許多人還弄不清這一點，嫌曹雪芹若於雍正二年才出生，就「趕不上繁華了」，因而硬要把他提前出生於康熙末年，有人甚至因此走回頭路，連紅樓夢是曹雪芹所作也重新懷疑起來。單說曹雪芹出生在這個時代，他是聰慧早熟的人，一切家事國事，耳目之間，一定種下了深刻的印象，影響他對社會、對政治、對人生的看法，在他性格思想上起了一定的變化。

第二，那些「親王老千歲」們，有的幸而未死，十幾年的苦難裏爬出來，雄心都盡，意志消沉，改變了早年的人生觀，轉而走向一個不問世事，尋求解脫的道路去，就是向禪宗的「安心」幡幢下尋皈依，一時一些「金枝玉葉」，都變成了塵尾蒲團的追隨者，因為禪宗在佛教裏是迥異於世俗燒香捻珠的一支獨特門徑，極易於與貴族封建士大夫階級的高人雅士結合起來。此風一起，從者靡然，一大批宗室王公，深鑑前車，早懷戒懼，不論有意無意地，很自然地紛紛走向此路去，例如後輩的永璿（即皇六子），汝昌很疑心就是書內北靜王水溶

俗本作世榮，非是，或因太明顯故後避改。永忠，永憲，永誠等，無不在此集團之下，致造成當時上層階級的一股強有力的潮流，深切地影響着當時和後來的許多人的思想和文學。這卻正是當時統治階級內在的一個矛盾，社會黑暗的一種反映。

曹雪芹雖不是宗室，卻是道地旗人，就逃不出這個時代影響，因此就濃厚地浸染着這種思想，他書裏的許多「禪機」，脂硯齋批語裏的許多「偈子」式的韻語（尤其多存於戚本的回前總評），以至整個小說主人公的結局是「當和尚」（此和尚不是一般的「賊禿」，乃是禪門大師式的高僧，曹雪芹是最反對迷信的），都須從這一事實上認識。曹雪芹本人沒真出家，但他生前常和衲僧來往，他的朋友敦誠，敦敏，及其一黨的許多人，老表兄弟中如甘道淵，無一不是和他一樣的思想，一樣的行徑，欲研究當時的社會，這是不可忽視的一面，而欲了解紅樓夢，這尤其是不可忘記的一點。

紅樓夢新證

嚴格地講，百十回的紅樓夢，前八十回的盛只是為反跌後三十回的衰，所以後三十回實在比前八十回為重要，而偏偏這更重要的三十回卻一起迷失了，雖然有人費九牛二虎，想從脂批裏爬搜些佚文遺事，可惜脂批本不是以稱引佚文為本意的文字，點點滴滴，加以揣想，正誤參半，遽認為是，已不盡然，大段重要處，直恐相去千里，這樣，便造成我們今日要企圖全面地批判曹雪芹的困難。然而我們可以確知的，賈寶玉雖然「懸崖撒手」，這部小

說卻絕非是什麼「悟性」、「證道」的邪魔書，因為這部書的結局是「情榜」，它還是「人」的事，警幻雖號曰「仙」姑，她也還是人情味的代言者，寶玉冠於榜首，得評語曰：「情不情」，這據脂硯齋一條批語說：

按警幻情講：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

可見曹雪芹是把一切無情的都以有情待之，這決不是出世的思想，因為出世法是要「覺有情」，就是要把一切有情的轉為無情。所以，說曹雪芹是出世的實實只是片面，甚至膚淺的看法。其次，紅樓夢裏一上來作者即傾心吐膽地向讀者說：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情誰記去作奇傳？

在第一句旁脂批道：

書之本旨。

「無材」，與其說是自謙的話，我看無寧說是有憤之言，這已洩盡消息；更重要的是「補蒼天」，我們不該故為苛論：為什麼不把舊蒼天拆掉，另舖一個新天，而非要去補它？我們就事論事，在過去有多少人何嘗看見「天」，更不用說看見天的缺陷了！「補」當然就更談不到。曹雪芹明明說出，他的志趣不是頂門扇，而是補蒼天！這是何等的見識與抱負！這樣

的人，難道我們還能單從「出世」的觀點去認識他麼？

正唯如是，我們就多少可以找着賈寶玉個人悲劇的社會衝突何在。

曹雪芹是有志補天的人，而受了時代的限制，只能去寫小說，這在曹雪芹就是一個不可解的矛盾衝突，而我們尤其應該認清，他寫小說時是怎樣一個政治環境，人民有多大言論自由？雍、乾諸朝的文字獄，人人盡知，而乾隆如何陰險地大規模摧殘文化抑制言論思想，也表現在修四庫全書一事上，我們今天如不能想像那個時代，就可以去看看京戲：兩個人在室內談話，談到某處，一個就必說句「禁聲」，然後二人同到門外張望四至，證實牆上並無耳朵，才敢回來接談下去，看紅樓夢就很使我們有這樣或類似的感覺，試舉幾條例子看：此書不敢干涉朝廷。（甲戌本凡例）

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同上）

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第一回）（脂批於「不干涉時世」云：「要緊句」）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同上）（脂批於「傷時罵世」處云：「要緊句」）總是稱功頌德。（脂批賈政「現已陞了員外郎」）

二名二字皆頌德而來。（脂批賈赦恩侯，賈政存周）

所謂此書不敢干涉廊廟者即此等處也。（脂批賈雨村「狗情罔法」亂判葫蘆案）

略一解頤，略一嘆世，蓋非有意譏刺仕途，實亦出人之閑文耳。（脂批同上處）

爲什麼這樣反覆剖白洗刷呢？這也足夠幫助我們想像出作者是處在怎樣的一個世界了。

因此，曹雪芹對黑暗政治的反抗，不得不採取旁敲側擊的方法。總之，曹雪芹不同於客觀地專寫別人如官場現形記的人，他的不可及處，乃在於忠實現實，——現實主義的勝利。因而他能，而且肯一方面從他自己的家庭中取材，另一方面卻又在一定程度內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去看問題，茲舉幾個例子爲證：

一、寫賈政「竭力內中協助」賈雨村，「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脂批在此兩次說道：「春秋字法」）

二、寫王狗兒向劉姥姥冷笑說：「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脂批「戚」字下說「罵死」，「友」下也說「罵死」）

三、寫門子教導雨村，若觸犯了賈、史、薛、王這樣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脂批說：「可憐，可嘆，可恨，可氣，變作一把眼淚也！」）

四、寫鐵檻寺老尼向鳳姐使賄，謀硬退張金哥婚約，另嫁「府太爺的小舅子」以致金哥自縊，未婚夫守備子投河殉情，鳳姐坐享三千兩。（脂批曾說：「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與雨村是對亂世之奸雄。」）

五、寫鳳姐因尤二姐一事，如何先調教張華假告狀，遣旺兒假對詞，說出賈蓉，又向察院使賄，如何只用虛張聲勢吓唬，又調唆張華娶原妻，但又使察院將張華以無賴詆詐之罪名，亂棍打出來，一面又調唆再告，一面又授意與察院如何批示，一面卻又給張華些銀子，攆他遠走，此案遂以「張華枉告不實懼罪逃走」而結，最後則又叫旺兒追上張華，務必治死。看看權門與官吏勾結的玩弄法律、欺壓貧民是有多多少少花樣吧！

六、寫賈赦因看見一個窮酸的幾把考究摺扇，欲得不可，後來賈雨村爲了逢迎，竟誣窮酸拖欠官銀，把扇子抄沒送來孝敬，窮酸因此而致死，賈赦卻斥他兒子賈璉說：「人家賈雨村怎麼有本事把扇子弄來！」賈璉回的好：「爲了幾把扇子，把人家害死，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也算不得什麼本領！」又借平兒口罵雨村「餓不死的混賬野雜種！」

這幾條例子已經很明確地說明了曹雪芹怎樣在創作方法上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上看事情和講話了。

曹雪芹看不慣這個人喫人的世界，尤其是對於一切封建、宗法、禮教的內涵，至於仕宦

以及「干祿」式的「讀書」，他都是一體表示懷疑的。他對嫡庶、主奴、男女、良賤的封建區分也都不能了解和欣賞，因此，在他心目中往往把更多的同情給予被壓迫的一方面，他寫他自己的階級，大段是暴露醜惡，很少揄揚，而寫下層社會，則每每在於表揚其可愛的品質，最容易使人記憶的當然是劉姥姥和倪二。另一面看，書內女子一律入了「薄命司」，這自然不是什麼「節孝聚於一門」的巧事，而是說明了這個階級的不可脫逃的命運，最可注意的是：唯一例外得救的是巧姐，卻是因為依靠了劉姥姥這個「卑賤」的人，而獲得了出路（據脂批，劉姥姥為此還有「三進」榮府的文字）曹雪芹把若干希望都寄託給劉姥姥了。雨村、鳳姐代表着統治階級，後來卻是雨村利用了而又充發了的門子（即葫蘆廟小沙彌）來歸結全書，鳳姐壓迫過的「小人物」，如上舉張華，守備家，寧府治喪時打罰了的下人，寄託在賈璉心中的尤二姐的冤魂等等；這一干受迫害者，將來也都要來向鳳姐清算（紅樓夢中極細事，極閒文，亦非虛設，後文皆有著落，如汝昌在第八章第四節所考）。

正唯如上所述，曹雪芹難為當世人所了解，受盡人們的譏嘲賤視，是必然的，這就說明賈寶玉為什麼被人目為「瘋瘋傻傻」「胡言亂語」了，他自己說自己「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這真是慨乎言之！